



(意) 彼特拉克

歌集

李国庆 王行人 译





(意) 彼特拉克

李国庆 王行人 译

歌集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集/(意)彼特拉克著;李国庆,王行人译.-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1

(意大利文学经典名著)

ISBN 7-5360-3354-0

I. 歌… II. ①彼… ②李… ③王… III. 诗歌-作品集-意大利-中世纪 IV. I546.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569 号

歌 集

[意大利] 彼特拉克 著

李国庆 王行人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875印张 5插页 370,000字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3354-0

I·2865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吕同六

十三世纪下半叶，当欧洲大部分国家仍处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时，意大利已迎来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曙光。

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欧洲新纪元的肇始。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以雷霆万钧之力，扫除中世纪的神学观念、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传播以人为本的新世界观、新生活观，激励世人变革现实，给意大利和欧洲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倾注了勃勃生机，造成了焕然一新的气象，开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的局面。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且按下造型艺术不谈，单就文学而言，但丁、彼特拉克、薄卡丘、列奥那多·达·芬奇、阿尔贝蒂、马基雅维利、阿里奥斯托等思想文化巨人，无不为欧洲文学运动奉献了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们为欧洲的抒情诗、史诗、传奇叙事诗、短篇小说、喜剧、悲剧、美学理论和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文艺复兴运动的宝贵传统，犹如一根红线，贯串了意大利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始终不曾在文学领域熄灭。以人为本，对人的关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人文主义者崇尚的理想，都承袭了下来，并以不同形式

得到了弘扬。

因此，了解以文艺复兴运动为滥觞的意大利古典文学，不只是全面地、完整地认识意大利文学的历史与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欧洲文学的历史与发展，也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

不妨再换一个视角。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作家薄卡丘，曾就文学发表过这样的见解：

（文学家们）采用虚构的故事，而舍弃其他方式，因为这些虚构故事的美，能够吸引哲学证明和辞令所不能吸引的公众。……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运用了最深刻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好比果壳里隐藏着的果肉，而他们所使用的美妙的语言，就好比果皮和树叶。

薄卡丘的这一席话，把文学作品无可替代的思想价值，满足公众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的价值，作了精辟形象的阐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又打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于是，大批外国文学名著引进国内，呈现于精神饥渴的中国读者面前，成为五四运动为中国文化界构造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批意大利经典作家，如但丁、薄卡丘、哥尔多尼、曼佐尼、皮兰德娄、邓南遮，首次译介到中国，形成了我国意大利文学翻译事业的第一个高潮。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受到政治、社会、文化、语言诸因素的制约，意大利古典文学的翻译显得相当零散，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空白甚多，而且，不少作品还是从别的文字转译。这

一切自然都妨碍国人对意大利文学的了解与接受。

基于上述种种缘故，我们着手编选这套《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共计十二种：

文艺复兴运动伟大的先驱者但丁的《神曲》；这部史诗的问世，意味着中世纪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端；

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彼特拉克的《歌集》；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从此臻于完美的境地，并广泛流布于欧洲各国；

文艺复兴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薄卡丘的《十日谈》；这部杰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高峰，并开了欧洲短篇小说的先河；

薄卡丘之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群星辉映，星光灿烂，他们对意大利和欧洲短篇小说，乃至戏剧，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丛书》收入一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塔索的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这部气势宏伟的巨著，深刻地表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晚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危机；

《哥尔多尼喜剧集》，吸入脍炙人口的四部经典喜剧《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老顽固》；这位启蒙主义剧作家，身体力行，革新喜剧，为意大利近代民族喜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剧作至今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盛演不衰。

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大家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战士、诗人”涅埃沃的长篇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诗人、散文家莱奥帕尔迪的《道德小品》、《杂感录》；前两部作品抒发渴求祖国独立、民主和自由的惓惓情愫，倾诉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与激情；后两部散文集传达了思想和情感都异常敏锐的莱奥帕尔迪对人生和世界的深沉思考。

十九世纪下半叶，真实主义主要代表维尔加的长篇小说《玛拉沃里亚一家》，这位把目光投向贫困、落后的故土的西西里作家，在小说的题旨、风格和语言上都开创了意大利文学的新生面，对日后风靡世界的新现实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大地在波动》就是从这部小说撷取的素材。

在意大利语中，classico 一词具有两重涵义，一是古典的意思，二是经典的、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意思。这两种涵义其实又是彼此关联、相通的。这套丛书取名《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Le opere classiche itaieiane)，它的选编标准也正是融合了classico所包含的这两种意思。为此，丛书收入了两位生活和创作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经典作家皮兰德娄和邓南遮的作品。

皮兰德娄的文学创作起步于真实主义。他的早期剧作《西西里柠檬》就是根据写于十九世纪末的同名短篇再创作的，打烙了真实主义的鲜明印记。他的其他重要剧作，以怪诞、离奇见长，但又糅进了传统的即兴戏剧手法，表现人丧失自我本质的惨烈痛楚。他的剧作已成为意大利和世界戏剧文学的经典。

邓南遮以一部真实主义色彩浓郁的短篇集《佩斯卡拉的故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登上文坛，后来成为蜚声世界的惟美主义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长篇小说《火》使我们有机会更真切和更深切地认识这位惟美主义大家的创作原貌。

意大利古典文学是一座异常丰富的宝库。十二卷的《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虽也蔚然可观，但毕竟只是开采了这座宝库的一角。遗珠之憾难免。万事开头难，但开头也最为紧要。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意大利文学翻译队伍的壮大，意大利古典文学的译介，也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歌 集》序

吕同六

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和诗人彼特拉克。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于1304年7月20日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阿雷佐。他的父亲是佛罗伦萨的望族，著名的公证人，因同黑党的头头不和，与但丁同时被放逐。1312年，他随父母亲流亡到法国普罗旺斯的阿维农，在那儿旅居多年。

他自幼酷爱文学，但父亲有意让他当律师。于是他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攻读法律。1326年，父亲去世，他返回阿维农。从此，他便放弃法学，从事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他经常漫游欧洲许多国家，到处观察生活，追求知识。彼特拉克曾在阿维农教廷担任一个挂名的圣职。1330年至1347年间，断断续续地在红衣主教科隆纳家族属下任职。这样，他一方面有机会出入教会、宫廷，体验着上流社会的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又经常返回意大利，保持着同祖国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形有助于他日后的人文主义活动。

在这期间，彼特拉克生活中经历了三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1327年4月6日，彼特拉克在阿维农的圣基亚拉教堂，同一位名叫劳拉的美丽少女邂逅，虽然没有更多的接触，但劳

拉的倩影深深留印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他一见钟情，以后便陆续写了许多首十四行诗，抒发对她的爱慕之情。1348年，黑死病夺走了劳拉的生命，正在帕尔马的彼特拉克闻讯，不胜悲痛，又写下了一些抒情诗，表达无尽的哀思。劳拉始终是激发彼特拉克创作灵感和诗情的源泉。这些诗后来集结为彼特拉克的传世之作《歌集》。

彼特拉克从小跟随双亲去往异国他乡，过着漂泊无定的流亡生涯。他政治上不属于任何派别，生活上非僧非俗，内心异常孤独。爱情与禁欲主义，荣誉与宗教信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世纪观念，时时在他内心发生剧烈的冲突。1336年，他登上普罗旺斯的温托索山，极目远眺，观赏景色，突然感受到在博大、无垠的大自然面前人生的渺小，心灵受到震动。1343年，他的弟弟盖拉多看破红尘，遁入修道院，又加剧了他的精神危机。这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在他的创作中充分地流露了出来。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和诗人，彼特拉克常常处于时代的运动之中。他同著名的共和主义者、罗马保民官科拉·迪·利恩齐保持着亲密的友谊。1347年，利恩齐领导罗马平民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封建君主的统治，一度建立共和国。彼特拉克热情欢呼这一震动意大利的革命行动，并挥笔写诗，奉献给利恩齐。

彼特拉克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对希腊、罗马文化有着精湛的研究。当时俗语和拉丁语并存，俗语是新兴市民阶级使用的语言，拉丁语多为政治家、文化人和僧侣所使用，他们构成帝国、城邦和教会的领导阶层，因此拉丁语也是官方的语言和国际交往的语言。彼特拉克用拉丁语写了许多诗歌和散文。

《秘密》是他的拉丁语散文作品，共三卷，作于1342年至

1343年间。这部著作采用诗人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主要代表圣奥古斯丁对话的文体。圣奥古斯丁谴责诗人迷恋世俗生活，追求爱情和荣誉，向他宣扬为了上帝，放弃个人的禁欲主义观点，启发他反省和忏悔。彼特拉克承认自己犯有某些过失，但为自己进行辩护，指出圣奥古斯丁认为世俗生活是罪恶的观点不切合实际，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表示爱情同热爱上帝，追求人间的幸福同追求永恒的幸福，是一致的。诗人拒绝圣奥古斯丁的要求，不愿许诺放弃自己的追求。这部著作通过新旧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表达和维护了诗人的人文主义理想，但同时也流露了他在中世纪观念的巨大压力下，内心所经受的深刻矛盾。

长篇叙事诗《阿非利加》是彼特拉克最重要的拉丁语作品，共九卷，它的写作始于1338至1340年间，后多次续写、修改，但未能最终完成。诗中叙述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古罗马统帅西皮奥战胜迦太基将领汉尼拔的英雄事迹，颂扬罗马的光辉历史，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诗中描写主人公的爱情，刻画人物的心态的篇章，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同史诗的宏伟气势，相映生辉。

《名人列传》(1338~1339)是彼特拉克用拉丁语撰写的一部历史著作。书中记叙从罗马创始人罗慕洛到凯撒大帝的二十一位名人的生平。作者把历史上强盛的罗马同分裂、动荡的意大利现实作对照，抒发爱国的情怀。1351至1353年间，他又对该书的内容予以扩充，增添了《圣经·旧约》中一些人物的事迹。

彼特拉克还写了许多致古代贤哲如苏格拉底、西赛罗、塞内加等的诗体信札，共三百五十余件。它们抒发了诗人的情感、心绪、思辨和理想，颇有艺术的、文献的价值。

彼特拉克的文学成就使他名扬四海，罗马和巴黎竞相邀请他去接受桂冠。他几经考虑，选择了罗马。1841年复活节，在卡匹托利山岗举行的隆重仪式上，由资深贵族奥尔索·德·安圭拉拉代表罗马元老院授予彼特拉克“桂冠诗人”的荣誉。

1351年，彼特拉克同薄卡丘结识。薄卡丘代表佛罗伦萨城邦，把彼特拉克父亲当年流放时被查抄的财产归还给他，两人结成莫逆之交，对他们尤其是薄卡丘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影响。1353年，彼特拉克最终定居意大利，再也没有返回普罗旺斯。他先作为维斯康蒂红衣主教的客人，在米兰生活，钻研学问，并为城邦承担一些外交工作，后来又去往威尼斯、帕多瓦。1374年7月19日，彼特拉克在帕多瓦附近的阿尔夸镇逝世。

《歌集》是彼特拉克的代表作。这部诗集共收366首诗，其中大多数为十四行诗，另有一些叙事曲、谣曲、田园诗和六行诗。

彼特拉克继承了普罗旺斯骑士诗歌和意大利“温柔的新体”诗派爱情诗的传统，创造了文艺复兴的抒情诗。在中古神学思想影响下，旧的抒情诗叙写的世界是抽象的、浮夸的、不自然的，充斥隐晦的寓意和神秘的象征，内容公式化，缺乏活力，人物偶像化，缺乏血肉。彼特拉克跳出这一框框，在《歌集》里以多姿多彩的色调，描绘劳拉形体的美和心灵的美，勾画出这位尘世少女亲切、动人的形象。诗人倾诉对劳拉炽热的爱，得不到恋人的回应的痛楚，抒发获悉劳拉逝世噩耗的悲哀，对青春年华的缅怀。劳拉既是真实、可爱的恋人，又是理想化的女性。但是，他不像“温柔的新体派”诗人圭尼采利和但丁那样，把劳拉看作是天使，引导自己接近上帝；对于他而言，劳拉美丽、高贵，是尘世的，如同荣誉、成就等其他的尘

世追求，使他远离上帝。因此，诗人表达的情感是真实的、富有人性的。世界人性化了，化为形象、情感。这些爱情诗不仅洋溢着浪漫的激情，而且比较接近现实。

不过，《歌集》并非一部单纯的爱情史，并非一部单纯表达对一名女性的爱的抒情作品。它更确切地说是一部诗人的内心生活史，是诗人刻画自己的心灵奥秘，刻画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内心活动的作品。对劳拉的爱使得诗人体味到幸福和欣悦，又感受到失望和凄苦。这是一种失去的、最终未能实现的爱情。诗人的内心世界激荡着微妙的、不可捉摸的情感波动，他的心灵充满惶惑与彷徨，忧愁与沮丧，充满种种矛盾与折磨，软弱与失误，他在对自我的深入探究和剖析中获得慰藉。因此，彼特拉克的抒情诗，是意大利诗歌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爱情第一次成为一种情感生活的象征，他曾试图让这种情感生活适应基督教的生活观，但终究无法调和。彼特拉克以细腻入微的笔触，裸露了一颗温情脉脉而又躁动不安，时时内省而又热切地同自然对话的灵魂。

彼特拉克抒写的爱情，是极其纯粹的、精神的爱情。它萌生于心灵，活跃于理性。它不沦落于感官，不属于肉体。它在劳拉逝世以后依然延续。它通向上帝，完成于上天。最纯洁的爱情，自然需要最纯洁的诗歌形式。劳拉是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新的女性，她激发起人们新的情感。这种新的情感也只能运用新的语言予以表达。

《歌集》里的诗篇，风格清新，结构周密，语言淡雅，音韵优美，开一代新诗风。诗人擅长把讴歌劳拉和抒写自然结合起来，想象驰骋，彩笔横飞，巧借自然的美来称颂劳拉。啁啾的飞鸟，潺潺的流水，温馨的花朵，簌簌的叶声，用来映照人的精神世界，使人物心理与外界联系自然贴切，丝丝入扣：

春风回来了，送来明媚的时光，
花儿和青草。春的伴侣回来了；
燕子啾啾乱啼，黄莺啁啾欢唱
纯洁、璀璨的春天。

草原粲然微笑，天宇碧净明朗，
宙斯露出欣喜的面孔，迎接他的小女^①，
柔爱荡漾在空气、流水、原野，
万物的生灵全在把爱追寻。

诗人对自然的美有着敏锐的艺术感受。在有的诗中，经他轻捷秀润的笔墨勾画，落花、流水、爱情、恋人相互辉映，融为一体，达到情景妙合、诗情画意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境界（第126首，《清澈、凉爽而温柔的河水》）。彼特拉克抒写爱情的体验和内心的微妙变化，超过古典诗人和前辈诗人。在十四行诗《我独自一人，忧心忡忡》中，他叙述自己被爱神所俘虏，心迷神乱，惟恐别人洞察他枉自遮掩的心灵奥秘，只得惶遽不安，落荒而逃，在荒芜的田野上踽踽独行。他着力描摹这种复杂的情感与心态，不惮精细入微，而且层次丰富、分明，转折自如。他对诗歌的艺术形式要求非常严格，总是反复地修改，精益求精，永不满足，务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彼特拉克的抒情诗大多采用十四行诗体。十四行诗，或音译为“商籁体”，源出普罗旺斯语 Sonet。起初泛指中世纪流行于民间，用歌唱和乐器伴奏的短小诗歌。意大利中世纪“西西里诗派”诗人雅科波·达·莱蒂尼是第一个采用这种形式，并使之具有严谨的格律的文人作者。十四行诗有固定形式，它由两

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两节四行诗，后一部分是两节三行诗。每行诗句通常是十一个音节，抑扬格。每行诗的末尾押脚韵，其排列是 ABAB, ABAB, CDE, CDE。彼特拉克继承“西西里诗派”、“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传统，对十四行诗体推陈出新，采用 ABBA, ABBA, CDC, DCD, 或 ABBA, ABBA, CDC, EDE 的格式押韵，使之具有音韵优美，起承转合自如的特点，便于表现人物变化而曲折的感情，在艺术上更加臻于完美。因此，意大利体的十四行诗又称彼特拉克体，后来相继传入法、英、德、西诸国，并适应各国语言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变体。彼特拉克的抒情诗，尤其是十四行诗，为欧洲抒情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歌集》中也收了一些政治抒情诗。长诗《我的意大利》抒发着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是流布广泛的佳作。彼特拉克时代的意大利，四分五裂，诗人要用“我的歌声”来倾诉祖国“深沉的悲愤”和“希望”。他谴责意大利各城邦的君主争权夺利，引狼入室，让意大利“美丽的身子受着致命的创伤”。诗人对异族的侵略满怀义愤，呼吁他的同胞挣脱“不堪承担的重负”，争取独立和统一：

美德一旦拿起武器，向野蛮宣战，
胜利的日子就不再遥远；
古老的品德尚未泯灭，
在意大利人心中永存。

长诗的结尾，诗人引吭高歌，一字一珠，掷地有声，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我要大声疾呼：和平，和平，和平！

在《歌集》的其他一些政治抒情诗里，彼特拉克还对教会进行抨击，指责它是“制造欺诈的工场，邪恶的策源地，活人的地狱。”

彼特拉克的作品，大胆歌颂爱情，吐露对幸福与荣誉的渴求，反映出人文主义者蔑视中世纪神学观和道德观，热爱生活的世界观。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言人，是人文主义思想的表达者。如果说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那末，彼特拉克的创作，则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一些散文、诗篇，特别是后期的诗歌，也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诗人热爱生活，追求爱情，向往幸福，但又深受中世纪的幽灵对他心灵的压迫，他常常在对劳拉的爱与对这种爱的恐惧之间徘徊。尘世与上天，荣誉与禁欲主义之间的冲突，存在他的内心世界；他试图摆脱这些矛盾，但他无法做到。他无法从旧道德观念的精神枷锁下彻底解放出来，有时甚至发生动摇，企图忏悔。他的全部作品，犹如他的时代的一面镜子，映照出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两个时代的矛盾，映照出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的矛盾。

译者的话

当我译完《歌集》的最后一首“美丽的圣母，身披霞光”时，我才对自己说了一句话：“这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诗人彼特拉克！”

37年前我就读过彼特拉克。那只不过是教师在课堂上读的讲稿和为考试在教科书上读的评论文章，以及在导师的指点下背诵的几首他的十四行诗。十几年前我又一次涉猎了它，译出了十几首十四行诗和抒情诗在《当代》杂志上发表。那时，我还没有把《歌集》全部翻译出来的打算，因为在当时，这也许难以想象的。过了这么多年，我竟然在吕同六教授的再三推荐和“游说”下，下决心把《歌集》全部译出，并在一年内交稿，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一开始，翻译《歌集》这一工程并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首先是语言的生疏。那是公元14世纪意大利语即俗语作为文学语言刚刚形成的时期，其词汇、语法、修辞与当代意大利语都有很大的差异，何况经过彼特拉克精雕细刻、反复修饰的诗的语言。我从没有看到过《歌集》的中文译本，哪怕是几首抒情诗。虽然我在意大利找到了两个俄文译本作为参考，但在开始的阶段，我甚至在一天的时间内攻不下诗人的一首十四行诗！但经我一首一首的“啃”，一首一首的译，又请教了一位曾教过意大利文学的西尔瓦娜·纳尔蒂夫人，阅读了有关诗

人的文献，我终于可以说，较深刻地理解了诗人的生活、感情、语言，他的内心世界、宗教信仰、哲学观、政治倾向，才完成了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我不会写诗，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诗的文采。为了不让我的拙笔辜负了读者对彼特拉克的抒情诗的期盼和雅趣，我请王行人教授对我的译文做了润色。我本想把西尔瓦娜·纳尔蒂夫人也作为译者署上名字，但同行们认为在这里致谢并付给应有的报酬更为恰当。于是我在这里向西尔瓦娜·纳尔蒂夫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我还要感谢朱丽同志，她在生活、精神，以及具体工作方面给予了我不可缺少的帮助。

关于彼特拉克的《歌集》（《RIME》）再说几句。

彼特拉克生前曾声称“藐视他用意大利文写成的《歌集》”，在暮年时甚至称它为“年轻时犯下的罪孽”，“取悦于平民和没有文化教养的人”，甚至要把它扔入火中焚烧掉。这是当时的人文主义文学家仍然轻视大众语言，认为只有拉丁语作品才能给他们带来荣誉的局限性。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天主教人文主义者在世俗生活中却又想铲除世俗爱的一种内心的矛盾。实际上，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在认真地修改、收集、整理、润色他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作品。对他来讲，凡是他的作品，即使被认为是次要的，也要写得出众，有自己的文采。何况他也十分清楚，先人们的拉丁文作品早已在艺术上达到了顶峰，后人只是某种程度上的模仿。而意大利文作品才问世不久，尚需完善，有广阔的施展才华的余地。《歌集》的最后一次出版，也就是诗人最后认可的一版，收入 317 首十四行诗，29 首情歌，9 首六行诗，7 首民谣，4 首牧歌（我们《在歌集》中把除十四行诗以外的其他 4 种诗均称为“抒情诗”），共 366 首。这些手稿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中，手稿中有许多是诗人